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六

元 汪克寛 撰

桓公下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晋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徵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

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鹿上之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于經矣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從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愚按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於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

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書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也在位四十三年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音胡說文寄食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平聲而世嫡出奔庶孼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見詩出其東門小序孔疏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祭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弒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七感反矣亂之

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高氏曰昭公不終於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慮知其積非必有怨殃矣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督齊衎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側界及此書執之始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

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祭仲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祭仲鄭相去聲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通旨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或以仲為名者誤矣按鄭詩刺莊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為此詩者豈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為字無疑矣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為從

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與黜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扶問反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

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音預）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杜氏曰突不稱公子從告怡公不稱爵鄭人賤之以名赴）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荀子君子道其常）祭仲怡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僖十九年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於鄭故奪其爵○啖氏曰公羊以廢君為賢不可為訓劉氏曰公羊謂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

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知之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之可也然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髙氏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逐忽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為可與權豈不異哉

突歸于鄭 穀梁傳曰突賊之也曰歸易辭也程子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古詣反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

突不當立何以書歸於鄭予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去聲詞也此年突歸莊二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三十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比歸一順詞也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一逆詞也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于眷反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

易詞也高郵孫氏曰歸易辭也以歸爲善則鄭突楚比果善乎以入爲惡則許叔稱字果惡乎劉氏曰突内因强臣之力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篡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絶禍本禁首惡也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與稱莒皆爭國也突非係之鄭赤弗係之曹則篡辭也通旨或問祭足立厲公尹氏立子朝經書各不同何也曰祭仲書字見任事之重尹氏書世見得政之久王與侯其子各不同矣○劉氏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愚按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突歸鄭赤歸曹不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不可謂出入惡鄭忽曹襄出無惡魚石欒盈出入有惡則其說不可通矣難易逆順之說爲

是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穀梁傳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程子傳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張氏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爵也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但書名不書爵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書爵其罪大也故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唱而和去聲也狡古卯反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並見小序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音現忽之

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去聲)乎曰此獨為(去聲)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茍無大援則不能立爾(劉氏曰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則周良子矣宋雖無道矣憚祭仲雖强矣恤陳氏曰鄭忽身為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故書奔昉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去聲)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音怪)諸侯之館垣

襄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壊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郤逆女之公子於野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爲善也上聲 愚按春秋之初惟鄭最强與齊爲黨假王命以伐宋詐戰而取三師入郕入許戰勝攻取雖以天子之尊率諸侯之兵造于城下亦棄甲曳兵不敢與敵而桓王且親集矢於其肩奈何其沒未久而世嫡之重爲鄰國之所逐矣亦猶齊桓之霸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而柩

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也忽之昏庸狂愎勢孤援寡才不足以君國權不足以馭臣威不足以攝鄰曾何足深責哉○陸氏曰公羊謂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按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闕爵乎劉氏曰杜氏云鄭人賤之故名赴夫春秋之褒貶仲尼蓋自謂丘有罪焉豈專從赴而已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折之設反又音舌大夫會諸侯盟始於此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通例蔡叔諸侯之凡弟稱字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永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帥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

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相帥師矣自蒸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玃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强國行之則為伉弱國行之則為僭末流之敝大夫因是而外交强國以脅制其君此其權輿也愚按羣始帥師會伐鄭不稱公子今蒸始會諸侯盟以教梁溺會伐衛例之亦安知非貶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鍾公作童杜氏曰夫鍾郕地也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反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愚按今東平路壽張縣有古闞城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去魚反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芳未反也曰盟者春秋

所惡(烏故反)而屢盟以長(展兩反)亂(詩小雅巧言君子屢盟亂世用長)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色角反下同)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音現)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家氏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辛巳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

陳厲七卒杞靖四疾莊十
泰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蚍左傳
平紀莒也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
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愚按今屬東平路汶上縣程子謂
杞侯背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
魯桓與之盟
莒以援之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
音
烟後同杜氏曰燕人南燕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
姞姓國漢屬東郡今滑州胙城縣穀丘在今應天府穀
孰縣愚按今屬河南府路歸德府臨川吳氏曰左氏以
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别有他事相
要約非為鄭賂之事盟也因是
盟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在位七年子完不嗣弟林
是為莊公杜氏曰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虛
去

魚反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責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杜氏曰虛龜皆宋地張氏曰宋納突於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責其償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高氏曰用見宋益踈公而公強從之不已祇自辱也愚按桓公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為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為詞則是宋公有志於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憾忽於郎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為而求善於魯以為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

東北有武父城恐按今屬濟南路張氏曰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怨如仇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秖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衷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懼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永嘉呂氏曰究其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也在位十九年子朔嗣是為惠公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陳氏曰再書日以衛晉之卒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嫌與鄭人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杜氏曰宋以立厲公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王氏箋義桓弑隱馮弑殤突篡忽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斯惡同而罪均者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

穀梁昭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為文高氏曰內從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均其罪也陳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略之也於是欲平宋鄭期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于甗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張氏曰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臨川吳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

為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仇舊好之宋交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愚按桓平宋鄭不從而至於伐戰宣乎鄭甚不肯而至於伐取皆不能反已而求其本也○啖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後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劉氏曰公羊云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内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左傳大崩曰敗績杜

氏曰師徒撓敗若汨岸崩山毀其功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公羊傳不地近也近乎圍也何氏曰魯親戰龍門兵攻城池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攷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于齊紀乎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蓋齊紀者世讎也公羊莊四齊哀享乎周紀侯譖之於哀公九世矣齊人合三國以攻紀

魯鄭援去聲紀而與戰臨川吳氏曰皆鄭莊助齊誅紀者也魯桓數數為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為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去聲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淩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本孟子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仲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待洛反德動則

相去聲時左傳隱十一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同上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鄭勝蔡而懼襄八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蔡大敗必邁反楚而滅定四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哀元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閒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

相時自治之意也

永嘉呂氏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因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追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賄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

○趙氏曰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庸諸侯為戰也公羊云曷為後日恃外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按先會而後日成會地者有紀鄫也無他義劉氏曰左傳云云不書所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為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舉戰地何故反沒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地則郎之戰非為近也而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謬乎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左傳僖二十七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臨川吳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為敵怨衛助齊滅紀曾為紀禦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穀梁僖九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本徐邈杜氏曰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陳氏曰凡君在喪恒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張氏曰朔與凡伋壽爭國者志於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凡此類據

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音現也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愚按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鄰國者有十此年衛惠會戰紀僖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洮二十八年陳共會溫三十三年晉襄敗秦于殽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二年宋共衛定伐鄭四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其罪猶可末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益甚矣然戰紀非衛主兵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敗秦則忘恩背惠墨縗絰而以詐取勝衛朔尤甚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定未葬而已越葬期齊頃鄭悼雖已葬而未踰年但直書而罪惡著矣

夏大水張氏曰陰盛之災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

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憾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歟○秋七月○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杜氏曰以曹地曹與會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公羊傳記異也穀梁傳時燠也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淩力證反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朱子傳鑿冰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夏頒冰掌事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左傳昭四申豐曰云云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張氏曰陰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不宜無曰無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劉向洪範傳豫恒燠

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之象
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
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通旨春秋極謹天變如無冰李梅實六鷁退飛無麥
苗鸜鵒來巢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
一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永嘉呂氏曰古者藏冰發
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
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
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
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
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凄風苦雨故夫藏冰發
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
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冰而書無冰

豈有建寅之月遽開氷乎春秋所書鵨蝝李梅實隕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氷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氷而後書無氷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氷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愚按此年正月書無氷成元年二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書春無氷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茍以發氷而知無氷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氷無無氷而書無或發氷無氷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朱子曰疑而不闕則流於謬妄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東坡蘇氏曰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盡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丁亂反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隱二年傳或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或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也孫氏曰舊史有闕孔子必刊正之夏五無月此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前定之盟不日程子傳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高氏曰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為子人氏實逮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於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

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愚按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公羊傳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音成之所藏杜氏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樂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高氏曰御廩災此皆不得奉共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稑

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據世室新宫亳社皆不書新作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先後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如文王以民力為靈臺而民歡樂之之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妄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愚按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譏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

乙亥嘗公羊傳常事不書識嘗也穀梁傳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杜氏曰先其時亦過也御廪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范氏曰用火災之餘以祭宗廟乃不敬之大者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張氏曰有御廪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

事之誠心必過從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況周之八月未嘗時祭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褻裂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趙氏曰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識不敬也非為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又曰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按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又曰王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此為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烝嘗禘三種所以云耳愚按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

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鼔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爲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傳會以爲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爲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纂例辨之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在衛人下以一國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程子傳凡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乃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他書以其師皆倣此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並如字之以行已意也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氏曰謂進退在已何氏曰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别之故加以也通旨齊桓晉文戰勝天下咸服諸侯固能左右諸侯之師非以弱假强故不言以宋怨鄭突之背蒲昧反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僖二十六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定四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以蔡衛陳敵而弱於齊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況以人之兵伐人之國哉乃用

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薛氏曰四國不守王法而甘為宋用其罪同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王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外域者也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為仇雠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為丁未之戰宋以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

代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盖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庶孽狥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劉氏曰書宋人以齊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書晉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宋公殘人之國而毁其宗廟晉侯背父之殯而覆人之師其罪一也王氏曰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防於此故五國之君皆貶人之王氏箋義入人之國毁人之祖廟不道之甚故皆惡而貶之入而書伐鄭亦有罪致其伐耳永嘉吕氏曰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愚按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伐戰而已不交鋒盖泥於左傳紀柏舉事皆吳楚自戰故云爾盖蔡師微弱故不詳録也夫茍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之謂矣况傳稱宋以太宫椽

歸為廬門之椽經書魯取
穀則非不交鋒之驗也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遣使需索之謂求 說文求索也 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 芳未反 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 何氏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供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

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隱三求車求金文九皆書曰求毋後戒也愚按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為貪利爾世愈降而失愈甚頃王之周又非桓王之周矣夫上有好去聲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覲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去聲矣

本孟子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

各有度數左傳桓二臧哀伯曰云云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禮記辨上下定民志皆安其分扶問反而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苦浪反不衷昭二十二無亢不衷官失德廳恥道喪去聲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內租稅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

譏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臨川吳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供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令以萬乘之尊而微需猥及於不稟命之諸侯始之求賻猶曰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遜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弑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佗嗣位是為莊王莊三年始書葬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

公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公羊穀梁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程子傳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按左氏祭側畀反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微旨逐君之臣其罪易去聲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名微

旨作文所以警守人君其說是也杜氏曰諸侯奔亡為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唉氏曰武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嬌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張氏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斯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書爵不

名者事輕恐沒其位為未絶突以庶孼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絶之也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出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愚按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展輿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稱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輿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父稱而位未絶也衛衎位已絶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篡實逆非如忽黜牟可以兩君言之也邾朱儒不名小國紀錄簡畧耳

##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復正也穀梁傳反正也程子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杜氏曰忽嘗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稱世子者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别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不能君國嘗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奸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薛氏曰突書鄭伯已成君也忽書世子明突之不當得位也項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為君也陳氏折衷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高氏曰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復歸者又異於常之歸復入者又難於常之入也然諸侯失國

出奔歸而稱復則可愚按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衎皆稱復歸衛鄭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戕本枝而不悛負芻篡冢嫡而幸免其復皆非義也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劉氏曰復歸有君臣之異以其世也故可言復可言從而不得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効其竊取位之意也或曰復厭詞也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愚按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

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强弱見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劉氏曰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故出入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大音泰岳之胤杜氏曰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仰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昭三十一公曰將使歸糞除宗祧愚按糞

掃也亦作拚聘禮既拚以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於許范氏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入云者難詞也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馬鄭亂而後入也陸氏曰本無位則稱入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為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高氏曰叔無罪書名則入簒者無辨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左謀定許也張氏曰入許之後鄭莊以壤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不能有齊魯又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

許之所以復存也高氏曰魯嘗為齊絶襄新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有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為主○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杜氏曰牟國在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張氏曰牟國今登州牟平縣葛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縣愚按牟平縣今屬益都路寧海州寧陵縣今屬河南府路歸德府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何氏曰桓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並貶之孫氏曰皆微國之君賤其相與朝弑逆之人貶之也朱氏曰朝非微者之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劉氏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為與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天王崩

魯與三國未嘗聘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禮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識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張氏曰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子穀鄧名之邾牟葛人之蓋滕子先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邾牟葛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是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故特貶三者以示法其餘從同同罰杜氏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損其爵二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賊之蓋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以為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邪劉氏曰世子不當稱君朝凡書世子朝皆貶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程子傳突非正也忽既遂行故國人君之諸侯

助之書爵所以成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杜氏曰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張氏曰今屬潁昌府愚按今汴梁路鈞州陽翟縣

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高氏曰前曰歸侍宗與仲仲令曰入宗怒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左隱元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共城之叛大叔同上太叔將襲鄭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國語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杜氏曰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左襄十四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

名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殺之公出奔齊楚有陳蔡不羮音郎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左昭十一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對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臣聞五大不在邊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以入楚蔡公使殺太子祿五月癸亥王縊丙辰棄疾即位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見史記孔子世家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

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弑亹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以見忽亹儀之為君末矣而不足紀也

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木訥趙氏曰諸侯所入不至於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衎

書復歸於衛而突不書歸於鄭此正與不正之辨也
衛衎之出國果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突
之出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櫟將迫忽而出之謀
再篡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衎之當有衛也
突入鄭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家氏曰鄭有君而突
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
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
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
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莊二十一年傳突歸於鄭之
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
君雖君而實篡
不沒其實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昌氏反公作侈杜氏曰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鄭氏曰亳州愚按今屬河南府路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永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於衛而衰之會則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

責也

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

劉氏曰春秋亂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衆故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別白黑

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於櫟日以盛強諸侯不

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王氏曰突之來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乃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黨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杜氏曰先行會禮而後伐王氏曰四國會於宋

之袲則宋主兵矣宋莊與突始恩中離今又主兵納之是得為以常德立武者乎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棐林重丘牡丘召陵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愚按此于袲伐鄭穀梁以為非其疑棐林伐鄭穀梁以為著其美蓋于袲所以納以尊奪正之人而棐林所以討從楚侵宋之罪故不同爾此書公會三國之君修會禮於袲然後伐鄭見其先疑而後決也宣元年書四國之君會晉師於棐林伐鄭見諸侯皆從晉師以討有罪也文相似而實不同也召陵侵楚雖非疑辭然傳稱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則是不協而謀之矣經書會于召陵侵楚譏之也若夫襄五年會城棣救陳不書會城棣十八年會魯濟同伐齊不書會魯濟二十五年會夷儀伐齊不書伐齊蓋救陳圍齊美其有恤患討罪之實故皆不書會夷儀受賂

而縱大惡是以不責伐也

乙莊王酉元年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傳謀伐鄭也滕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黨益張矣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程子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周禮注等猶等差也辨別

也別尊卑之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公羊昭十二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左傳成三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注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亦為小國通旨諸侯朝會序列以爵之尊卑則名正以國之大小則實亂蔡嘗先衛令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於遙反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厚也賞前馬提傳明王醲於用賞誘人之趨事赴功如商鞅立二丈之木於國

都南門慕氏能徙至北門者予五十金之類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如趙高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之類意亦如此大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檃栝易大傳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扶問反考其所書意自見音現矣

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宋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張氏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朔與母搆凡奸惡之雄因同惡之

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强衆陵寡弱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馬呂氏曰會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愚按蔡衛皆姬姓侯爵而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為進退也故此年會曹先衛伐鄭先蔡而盟踐土會宋會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號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故會鄄盟幽侵蔡會首止圍新城會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會棐林盟蜀襄五年會戚會鄬則陳先于衛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于袲此年伐鄭會宋會號會召陵則衛先于陳此年伐鄭伐衛納朔次郎會北杏盟齊會孟圍宋盟翟泉會號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温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申再伐吳會召陵敗雞父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齊桓以

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霸而後會盟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霸之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盟雞澤至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是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夫以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亦宜序薛伯杞伯之下況齊光未誓於天子乎據傳於戍虎牢之役謂齊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亳北之役謂齊太子光宋向戍先至於鄭門于東門則亦以至之先後易其序爾嗟夫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禮廢壞諸侯放恣惟力是視不復以爵之貴賤計崇卑而專以國之強弱相上下矣是故隱公之時滕薛朝魯而爭長此猶皆侯爵也桓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有郎之戰則已不計爵次矣馴致春秋季世宋號之會楚以蠻夷而爭晉先揷春秋之終吳且爭長於黄池而主會矣雖然春秋於諸侯

爵次之紊亂從主會者之所為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虢先晉黃池以兩伯言之所以抑其强也宋虢黃池待貶絕以見罪惡其餘從主會者之所為不貶絕以見罪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程子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范氏曰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志之高郵孫氏曰重其兩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臨川吳氏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家氏

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為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

冬城向向失亮反左傳書時也啖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同月亦令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愚按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此而以春正月畢工則無妨農之病矣杜預以謂閏六月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蓋為左傳文飾之耳〇十

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乃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又殺之二公子怨惠公奔齊公羊傳朔何以名得罪於天子也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陳氏曰衛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丈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鄬人立君而朱儒出皆書奔而已矣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凌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愚按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放黔牟於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

丙莊王十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戌二年桓二十辛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

黃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氏曰黃齊地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王氏曰黃紀地後屬齊愚按今般陽路登州黃縣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紀之削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强弱亦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趡翠執反左傳尋蔑之盟也杜氏曰趡魯地臨川吳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髙氏曰趡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與蔑之盟同愚按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

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奚穀作郎此齊魯交兵之始左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杜氏曰奚魯地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黄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王氏夔義不言及者主名疆吏得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高氏曰不書敗盖魯敗也愚按或謂此公戰諱不言公竊考明年公會齊侯于樂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奚乃內之微者而戰宋戰乾時戰升陘則公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內之微者而盟幽盟齊盟翟泉盟處父則諱公也筆削之旨當連上下文并前後事跡觀之執一例則拘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也在位二十年弟獻舞立是為哀公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

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季字也啖氏曰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恩捘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懼於鄭紀季迫於齊故以難而書入此則蔡人名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是以稱字蔡叔以國君之弟出會盟無譏貶故亦稱字衛叔武則以攝君故不稱字而曰衛子歸順詞高郵孫氏曰是可歸而歸也則歸者善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

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逺而不携邇而不廹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泰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為顯矣永嘉呂氏曰突歸於鄭則名之赤歸於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於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為君也張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髙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褒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獻舞為一人愚竊惑焉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號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諸侯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髙氏曰春秋因襃見貶舉一是則衆非可知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劉氏曰諸侯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云云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

傳失之耳杜氏曰稱侯蓋謬誤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徐邈曰蓋者臣子之事皆以公配謚此稱侯蓋蔡臣之失禮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朱子注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音幣焉斯已矣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朱子注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没而繫音計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

大夫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劉氏曰稱其本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愚按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為稱謂賢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為虛位沒而稱者為定名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彊魯從宋志背趡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黄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趡之盟而八月伐之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甚矣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與邾盟秋又及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況桓非隱之比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食既朔也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

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月中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 扶又反下同 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 去聲 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 宣元 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 成十三 見執於晉 成十五 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成十六 孔子為

于偽反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罪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而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王氏曰

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討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唯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愚按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王也殺君之賊身無存没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王莽敎平帝魏之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弑中宗之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

春秋之義乎

公會齊侯于濼 濼盧篤反又音洛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歴城縣西北入齊愚按今屬濟南路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

伉弗稱數也程子傳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與者許可之詞楊氏辨要與之為言許也曰與者罪在公也范氏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陸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公失為夫之道也劉氏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按齊詩惡去聲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敝笱小序而其詞曰敝笱古口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後才用反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笱取魚器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

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人彖傳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永嘉呂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豈强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不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小畜下卦乾九三夫象乾彖傳時乘六龍以御天坤者婦道也以順乘為事坤文言曰妻道也又坤彖傳以順承天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音現其用孫氏曰濼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

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薛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内而遂與之抗也齊侯虎狼也實等鳥獸之行齊魯之間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況親與為非禮而又私狎之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抗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凡事之興於常者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愚按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傳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王奪子禽

祝跪與詹父田又曰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文為褒貶豈不信哉○趙氏曰公羊曰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按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

愚按公羊經脫與字故辭費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傳夫人譖公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音現)其弑(隱公閔公)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音遜)于齊去(上聲)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趙氏曰在外薨不言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朱子語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於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内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石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蜀杜氏曰仁者為國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本君臣上下所由正也隱將授

桓而弑之非仁也適鄭國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春秋以為甚惡也通旨問桓公弑逆凡魯國之人皆宜與之絶齊人惡之宜矣春秋何以諱之曰公薨于齊又曰塟我君桓公哉此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斷桀紂為匹夫之意甚矣曰春秋於隱不書塟於桓不書王諸侯來朝而黜其爵冢宰來聘而書其名若此類治桓之罪嚴矣豈特與名為幽厲指為匹夫比乎齊人以私殺桓非以賊討之也其曰塟我君桓公又以見天王方伯魯臣子之罪矣非聖人誰能修之髙氏曰桓弑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以賊討所以絶无已之亂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於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于不敬矣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氏曰時齊强大非臣子所能討陸氏曰賊在與國故可葬陳氏曰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内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連帥討賊之責不在於魯也在内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

者其知之矣通旨桓公薨於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弑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憤殺之非討其弑君之罪又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但書其葬而桓之罪顯矣如蔡般弑君父之賊也楚虔誘討而皆書名亦此意也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為隱復讎今死於鄭國受斃豔妻自其身而言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佗之死於蔡殆无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公之死與隱異也愚按春秋君弑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襄陳靈則賊已討者也鄭僖齊悼則經不書弑者也蔡景之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許悼之葬不使止為弑父也蔡靈讎在外而亦弑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殞於此亦猶齊諸兒之殞於無知也蔡昭讎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且以蔡昭背楚誑吳應受斃于盜賊也聖人之書法如化工之生物其筆削无不適於天理之當然也或者乃

謂桓公之薨魯人但以殺彭生為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茍謂臣子葬之即書於經則晉欒書葬厲公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六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七

元 汪克寛 撰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歳即位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戊子莊王四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年三年陳莊七年辛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展兩及下同 其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

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典命注誓猶命也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通旨問以太子生之禮衆之是内有所承矣不書即位何也曰同雖冢嫡然未嘗命於天子桓公又薨於他國不及有付托之命也其内無所承明矣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張氏曰不書即位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況繼承之初劍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父之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

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為念故削其即位蓋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非隱閔僖之比也○啖氏曰左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劉氏曰原傳此意當為文姜未有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於齊乎王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音遜下同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不稱姜氏貶與弑公也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不言氏姓貶之也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音預下同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去聲議也之難斷丁亂反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劉氏曰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為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之文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孔子十九世孫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上聲其姜氏傳去聲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

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彦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絶不為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魯人責之故出奔内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臨川吴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弑寔由夫人衆怒羣誚夫人内慙不安故出

奔齊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貶曰夫人氏之喪此輕重之差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詩朱子傳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可往耳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其垂訓遠矣通旨問文姜與弑書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

姜氏孫于齊乎曰絶於外則去姓絶于内則去氏内外俱絶則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知其為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娣乎張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絶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五服之條父在為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以自別于禽獸也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於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絶矣夫婦母子之義絶則凡人耳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毋乃溷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寔而已矣李氏集義下如齊復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愚按文姜與弑桓公哀姜與弑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

使若自知愧耻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於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魯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為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於文姜不曰姜氏而書夫人綱目於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氏蓋稱姜氏則疑於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為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況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啖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録之亦非也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公羊傳單伯者何我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命大夫故不名也杜氏曰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内女也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内邑為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

逆王姬

使我為之主也杜氏曰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不敵何氏曰不自為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於周俾先至於魯而後往歸於齊也

其不言

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范氏曰魯桓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為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於京師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之道矣張氏曰左傳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嘗從公穀作逆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斬衰而主婚因已非禮況齊乃不可同天之讐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讐之心而國之三綱絕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讐婚而公不辭故交譏之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因嘗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

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啖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名之不言使者文爾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為周大夫按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稱單伯會諸侯則為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耳若單伯為周大夫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於單伯也愚按惑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

來逆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去聲孫氏曰魯主王姬不一王姬之館國中當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

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音崔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臨川吳氏曰時

公在諒闇慮齊侯親迎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婚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為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逆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也

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

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

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陸本氏微旨或曰陳氏折衷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去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詩廉反塊此禮之大變也公羊謂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是常禮也杜預曰喪制未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讎未復而與之主婚寔禮之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

書逆王姬再書築館又再書者歸齊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見殺於齊仇讐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因與不辭同知主婚之非而築館于外孰與辭之不築也陳氏曰齊襄弒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高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為太早計矣愚按莊公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為讎方欲結齊好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讐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寔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讎之罪不可揜矣○趙氏

曰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讐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禮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也在位八年弟杵臼立是為宣公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氏叔字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加錫桓行貫惡而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稱天王陳氏曰桓篡立周人不以為罪宰渠伯糾來仍叔家父又來終桓

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通旨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孫氏曰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無天甚矣陸氏曰言不能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奚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

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為夫人使
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
獨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
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
禮之則王義廢人倫
滅矣不可以不深貶
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
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杜氏曰不書逆公不與接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
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
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

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孔氏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逆者非卿故不書此云公不與接者以公不與接雖卿亦不書也莊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經不書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此書遷之始公羊傳遷者取之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杜氏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愚按臨朐縣今屬益都路都昌縣即今益都路濰州昌邑縣朱虛今益都路密州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愚按經書遷人國邑者三十年宋人

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皆逼為已屬而滅之也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不再貶謂直書其事不必更加貶黜即公羊所謂不貶絶以見罪惡者也薛氏曰黄之盟纔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强暴之無忌憚甚矣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遂其人有其地曰遷張氏曰迫遷三邑之民不服者取其地實以齊之民永嘉吕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强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誕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于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啖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郚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劉氏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郚取防猶分

別言之況兩國乎

己丑莊王五年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年秦武六楚武四十九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穀梁傳於餘丘邾之邑也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於餘丘國名愚按今濟南路有牟丘縣地接于魯疑即於餘丘故地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臨川吳氏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高氏曰大其事若一國然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

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隱四年會伐鄭固請而行十年先會齊鄭伐宋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僖二十七年帥師入杞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九年會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𫇭音委氏不能明其罪羽父使賊弒公于𫇭氏立桓公而討𫇭氏有死者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疾問後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般于黨氏公子遂殺

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目之以示義猶曰為公之子而不知其君父之讐也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為郱邑蓋郱附庸王氏曰於餘丘小國也蓋其後屬郱啖氏曰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愚按無駭入極杜註附庸小國而賈逵以為戎邑宣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國而公羊言郱婁邑然經書邑必係國如取鄟取郜

取郜即小國也切以為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為得兵權伐國伐邑不必詳辨

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去聲下同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告作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孔氏曰周女命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范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臨川吳氏曰禮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媚齊也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

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孟子本

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許氏曰主婚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沙隨程氏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緦小功耳今以世讐而厚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之喪知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淟汩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愚按周禮為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為之不杖期固未聞主婚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為王姬之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

或者以為尊王命過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諸若反公作部

左傳書姦也穀梁

傳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杜氏曰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婦人無外事本何氏注永嘉呂氏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也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左僖二十二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見大戴禮本命篇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詩猗嗟小序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故趙匡曰微旨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

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才用反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資中黄氏曰天下後世為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高氏曰夫人稱姓氏者貶不再也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變書之比而誅之也愚按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

母闔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仲尼聞之以為别於男女之禮夫以季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而不違春秋備書丈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善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趙氏曰榖梁云婦人既嫁不踰境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境乎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氷反莊公也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為閔公高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寅莊王三年 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去聲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范氏曰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魯與同故貶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乃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為衛侯魯輒興兵會仇讐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薛氏曰大讐不報而又與之出師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也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比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讎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資中黄氏曰溺貶而去族非未賜氏之比蜀杜氏曰慶父專兵不待貶而惡自見溺去族明其惡甚於慶父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杜氏曰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隱元王崩至是盖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穀梁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劉氏意林公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高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

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畧歟薛氏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沙隨程氏曰周入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于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公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諂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劉氏曰公穀以謂改葬非也若誠

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户圭反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紀侯之弟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書字貴之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鄭氏曰博州聊城今東昌路博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見繁露玉英篇非人臣也陸氏微旨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若邾庶其莒牟夷有罪者必加貶若陳侯弟招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

宋辰秦鍼（其廉反）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董子曰紀季受命於君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於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巳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紀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折地事讐援存亡繼絶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于權矣）入云者難詞也（何氏曰入者難詞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黄

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絕也如線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張氏曰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强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能校巽辭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强暴春秋所以於季無譏焉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於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鄭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酅為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槩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於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書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趙氏曰公羊云何不以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為賢哉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

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愛者遂云歸於齊乎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愚按襄邑縣今屬汴梁路睢州

穀梁子曰次止也趙氏曰師駐曰次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臨川吳氏曰紀將亡矣以婚姻之故告急於魯莊不能自已故出次於滑將會鄭伯為紀謀而祈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張氏曰公欲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仇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譏之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

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高氏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

能為輕重也 薛氏曰書次不魯紀有婚姻之好去聲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

矣蜀杜氏曰莊公惕然出師儻必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 見義不為而有畏

也春秋之所惡去聲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

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

乃鼓亂之書見趙氏纂例 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

則曰利用侵伐程子傳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

謙亦須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同上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可進而退乃為咎也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愚按春秋書兵次者十有三次于滑次于成次而欲救也師次于郎齊宋次于郎齊衛次五氏垂葭渠蒢楚蔡次厥貉次而欲伐也悉以無名紀之皆所以示譏也今考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即及齊狩禚次成之後齊人降鄣即及齊遇魯濟不能救紀與鄣而無憤恨之心則是莊公佯為救患之虛聲而實無志于救紀鄣也師次郎而卒有圍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丘之敗齊衛三次楚蔡次厥貉而終有伐晉伐麇之舉是其所以次者非有悔禍班師之謀乃揔惡伺便之階也救者不書其救譏其實不

能救伐者遂書伐圍者遂書圍戰者遂書敗譏其不克悔過以遷善也若夫齊桓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鄫則不忍殘民其次為善如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救晉次雍榆雖曰緩於救患然比於欲救不能者亦有間矣

辛莊王卯七年**四年**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牟六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事公斂作饗穀梁傳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杜氏曰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郊特牲注諸侯相享獻酢禮敵**所以訓共儉也**左傳成十二享以訓恭儉**兩君相見享于廟中**

禮也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愚按天子享諸侯于廟中則諸侯相享亦當于廟中犧許宜反又息河反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左傳定十會夾谷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云云乃不果享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為名而已矣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于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

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姓蓋示之有别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脅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愚按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邾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六卿于蒲圃寗俞華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於策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穀梁傳外夫人不卒吾女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侯絕旁朞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

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愚按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襃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鄫季姬紀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郯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不復其國非尊同之凡也杞伯姬不書卒蓋不赴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於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

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音尾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苦旦反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音嫡與也皆不没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

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詳見二十一年通旨蘇子由以鄭伯為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盟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為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弒忽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項氏曰子儀在內徒擁虛器君子以為稱鄭伯者必突也忽親先君之世子嗣位為君其在內也猶以突為鄭伯況子儀乎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

遇垂蓋諜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愚按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為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譏之也況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不期而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其國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穀梁傳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大去者如尚偃云大還婦人見絶於夫家為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耳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

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音泰下同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大王之事狄也事之以珠玉犬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酅入齊亦紀侯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以紀季無譏於前紀侯見賢於後也故聖人與其

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録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sub>末微也</sub>

通旨問

紀侯大去其國杜氏以為不反之辭穀梁以為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則未聞其能如大王邑於岐山之下若謂其力不勝而許之去者則爭孟子效死不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祭祀不絕可免紀侯之罪者則鄫世子巫係於叔孫豹而不特序諸侯吳人鄫人會戚而鄫降在吳下以此觀之不能自强者聖人之所不取也然則紀侯若何而可大者果其名歟曰伊川先王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也紀侯為齊所逼雖其夫人在殯而不顧必不以

儀章器物自隨欲假諸侯之禮以為重也其貿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遠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大去者猶曰大無麥禾之類有去國之名而無去國之道故聖人詳録叔姬而不志紀侯之卒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者黙識心通則可耳憲問紀侯不能保其社稷出亡而不復何賢之有書紀侯去其國足矣加大字似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為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又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已則委國而去免民于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不爭而去與敗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大王之事擬之者過矣去邠邑於岐下從之者如歸市而紀侯若是班乎永嘉呂氏曰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為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弗去方之大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

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王氏曰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失地不反則宜名也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以罪齊而閔紀也陳氏曰諸侯去國恒書奔其不言奔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罪紀侯何罪齊也遷郱鄑郚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張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强暴之陵廹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强畀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項氏曰說文去字從大從凵凵音區二音合為去字恐春秋書紀侯去其國或是後人傳誦之訛如禮記䦱字分為見間也○吠

氏曰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及矣

趙氏曰公羊曰爲齊侯諱滅凡不絶其祀例不書滅無他義劉氏曰公羊以謂爲襄公諱非也且紀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紀人奈何絶紀以爲賢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隱之也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穀梁傳外夫人不志葬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音現齊襄廹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通旨問滅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曰上書齊師遷紀郱鄑郚又書紀季以

鄭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廹逐其君而徙葬其夫人以示愚也或曰惡去聲其詐也本孫氏發微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啖氏曰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陸氏曰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高氏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

其喪乃畏不敢前及使齊侯假以為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也陳氏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茍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茍不宜書雖往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違例未足以觀春秋○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為賢非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郜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曷為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

以甲公也何為甲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剌七賜反釋怨也薛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讐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曷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見白虎通周禮地官司徒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主友之讐視從父兄弟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公羊不可以並立乎天下范氏曰讐者無時而可與通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

馳騁田獵其為樂音洛下主乎已何氏曰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一為乾音干豆之事上主乎宗廟公穀曰乾豆何氏曰一者第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絜故乾於豆之中薦於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王氏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高氏曰齊人齊侯也齊侯自元年以來見經者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可云齊人因與公狩始得一貶也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其親之讐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況越境而與讐人狩於彼國之地乎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愚按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

爲之狩盍亦興念及此以爲行止之可否耶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齊襄六鄭儀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小序　據其三章曰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朱子傳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謂文姜彭彭多貌言行人

之多以見其無恥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衣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同上儦儦衆貌遊遨猶翺翔言無忌憚羞愧之意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去聲之心亡矣夫人之行去聲不可復扶又反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爲會禮也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王氏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興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愚按載驅詩云載驅薄薄簟茀朱鞹四驪濟濟垂轡瀰瀰言齊襄車馬之盛然敝笱詩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則文姜從

者之衆多又可知矣詩人詠嘆其多且盛而譏刺之意不可掩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犁左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鄭氏曰在沂州愚按今益都路沂州有古郳城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外域之附庸也薛氏曰其名何夷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外域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公羊介葛盧不能朝故不言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

進於禮矣 常山劉氏曰外域附庸例書名黎來能修朝禮故書曰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為天下望而且以敗亂自外於禮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張氏曰按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外域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歟王氏曰郳邾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郳國小故與介同稱郳猶有禮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郳則兼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程子傳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愚按成二年蜀之盟人諸國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救鄭人趙盾華孔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書人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愚按傳稱伐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于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為逆王命無疑也○趙氏曰公羊云

不言納朔避王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爲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爲王諱則王室亂猶不諱

豈諱此哉

癸巳莊王六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九年七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春王正月正月作三月公穀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王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程子傳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王人微者杜氏曰王之微官也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隱元傳王朝大夫書字下士書人褒救衛也徐乾

曰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貴之　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劉氏曰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唯其所稱而稱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為貴之曰天下無道賤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稱人未足以效王所為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

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簒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襃之也家氏曰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誓於王或無嫡嗣以庶子為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以讒聚之孽譖殺其兄而簒居其位旋為國人所逐二傳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黔牟之立嘗請命于王而王許之立矣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于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何氏注王遣貴子突

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諱使若遣微者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去聲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朱子注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故其褒貶如此愚按春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而討不正也一經之最善者也

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宣元年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皆所以著伯主之救中國而拒僭亂也楚人救衛楚公子貞救鄭則罪中國伯主之凌暴而蠻夷反能救之也師救齊鄭駟弘救曹則傷中國無伯而鄭國能相救也叔孫豹救晉則傷伯國之見伐而救在望國也狄救齊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能救而救在外域也文九年救鄭書人則譏其不及楚師也衛孔達救陳書人則譏其背盟也遂救許則美其救患之亟也次聶北次匡則譏其救患之怠也次雍榆與救成至遇則譏其救患之怯也伐楚以救江譏其救患之非道救台遂入鄆譏其專權而遷怒也吳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考其書法之不同則輕重之權衡見矣王人子突救衛為書救之始吳救陳為春秋之終世變又可知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左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公羊傳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程子曰朔搆其兄而使至于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秋公至自伐衛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與拒同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通旨問五國助朔伐衛王人子突救之是王已絕朔

矣何以復書衛侯朔入乎曰書爵以見其父與五國
之罪矣下書其名王法已著劉氏曰朔故嘗有國矣
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
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為此乃
非所以復也陳氏曰歸君未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
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
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國也不言復如蔡
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
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
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春
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
之禮（本禮運）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
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

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簒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家氏曰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簒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之出十有九其至者五譏也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不書愚按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詭亂不經非凡例之體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簒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意哉

螟為災杜氏曰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祖叢反俘厥寶玉見亡書小序三朡國名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本齊氏旨要說文俘軍所獲也孔氏注俘取也王氏注俘者虜其軍實也實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即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朔入而後歸俘則知非得於踰年者而取之於朔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

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于眷反）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去聲）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簒弒奪攘則不厭也（孟子本）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通旨歸衛）寶小事也春秋何以存而不削古之君人者以賤貨貴德為先也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朔之齊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

分於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来歸衛寳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黨篡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之寳其事之尤著者也○啖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也按例無有改其事實而為義者何煩曲説孔氏正義三家經傳有六其五皆言寳按説文保從人枀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寳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 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隕于閔反

公作霣凡隕字後同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公羊傳恒星列星也如雨者非雨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經星也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啖氏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孫氏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晴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恒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為數也

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

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凌遲之象著矣何氏曰列星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絶威信凌遲之象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前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同上河平二年封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弒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祚漢法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

至矣朱氏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張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湮沒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證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王人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兵刃交於王都之內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强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為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覇衰亂之兆也○劉氏曰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雨猶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

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説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也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記災也穀梁傳麥苗同時也杜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麥及五稼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前王莽傳民以食為命畏天災重民命見音現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張氏曰書大水為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

食之絶有國之大事故書蜀杜氏曰洪範八政食為之先一穀不登禮謂之歉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録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妄也聖人為記災而書耳言不害嘉穀何益於教乎公羊云㫖為先言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當如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今鄆州東阿縣愚按今東平路陽穀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

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張氏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録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淩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于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删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愚按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猗嗟稱魯莊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

雖國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乙未莊王十一年八年齊襄十二弑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秦武十二楚文四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傳次不言俟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音刑僖四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僖十五于聶北僖元于雍于用反揄襄二十三是也聶北于匡緩師而怠于救患雍揄畏敵而怯于救患俟而

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趙氏曰師駐曰次惡興師也無愆而次是欲自為愆也陸氏曰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救亂則不當興之惡其興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會期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范氏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於郎以待之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

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於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愚按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鄭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步木反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扶又反申明軍法

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孫氏曰先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内不知戰也張氏曰父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愚按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于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蒍子庚治兵于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盖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閲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閲非其時非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劉氏曰左氏云治兵於廟禮也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何以為禮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謀于廟是則可耳於是焉習號令鐘鼓

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也故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貴其善戰而不戰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降户江反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張氏曰書及内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于取郕始侯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害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臨川吳氏曰

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劉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郕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如改白為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甯如此春秋為縱失齊師之惡也

秋師還還音旋後同公羊傳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去聲下同親與音預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王氏箋義公圍郕而始末稱師者剌之也

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孟子民為貴春秋於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孫氏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惡其與强讐伐同姓師踰時方還李氏曰師還何幸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及秋而反公謀讐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耻滅同姓親讐敵暴

師之久幾以不恐致殆書之危辭也陳氏曰書次書俟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內書師莫詳於此也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愚按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鄭圍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始返皆不書師還考其時而久役黷武之罪自見獨此年無名興戎師出無功春秋沒公不書以深貶之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之惡故備書始末結正莊公之罪也況諸公之出師皆逼於伯者之令惟莊公二役貪利務得至于久煩民而不顧誅於衛寶之賂而幾有降郕之隙所謂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莊之謂矣○趙氏曰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勞師會讎何善之

有且齊强魯弱自當不敢爭也劉氏曰公羊曰善辭也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向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獨齊師耳豈可謂魯滅同姓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

其同母異於他弟施以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故堯親九族必先明峻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周大封同姓然必誅管蔡之亂而用康叔蔡仲之賢也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陳氏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

（隱七桓三）（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見堯典）

者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張氏曰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劉氏曰穀梁曰大夫弒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非也宋萬豈亦弒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愚按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齊侯田於貝丘反賊遂弒之而立無知愚按襄公在位十二年明年子小白立是為桓公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 扶云反 遂田 獵也 于貝 補蓋反 丘徒

人費（音秘）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據孔父仇牧荀息皆特書）其不見（音現）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平聲）嬖私暱之臣（襄二十五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逢君之惡（本孟子）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詩齊風盧令小序齊語桓公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注畢掩雉兎之網弋繳射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强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公羊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當是時管

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疏遠干願反下同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戶下由親小人遠賢臣所以亡也蜀諸葛亮傳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此二人雖死於難去聲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論語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愚按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

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弑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救魯梪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墻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七